



梦山书系

# 我不是 班主任

管建刚  
|| 著

我首先是一名老师，

其次才是一名教语文的老师。

每一个老师都是「人师」。

我不是班主任，

我们都是班主任。





梦山书系

# 我不是 班主任

管建刚  
||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不是班主任 / 管建刚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334-7701-1

I. ①我… II. ①管… III. ①教育工作  
IV. ①G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7826 号

Wo Bushi Banzhuren

我不是班主任

管建刚 著

---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市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25 网址: [www.fep.com.cn](http://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79615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江金辉

印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 350011)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9.5

字 数 13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7701-1

定 价 23.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 序 1：小灰说

离开管老师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依旧可以清楚地记起管老师的音容笑貌。如果有机会，我依然会很乐意坐到那个教室里，听一堂管老师的语文课。

管老师大概是我人生里最重要的一位老师，他总有着自己的方式，把我们带入学习语文的美妙节奏，让我们情不自禁地爱上这门课的每一个细节——哪怕是本质枯燥无比的每日素材。一周一次的《班级作文周报》，更是让周末的我们绞尽脑汁写出自认为最好的文字，为了越来越难拿的“稿酬”，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提高作文水平，《班级作文周报》成了同学们不停比较和赚取积分的地方——哦，提一句，积分可以换取各种作文上的头衔。比起其他影响学习的东西，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沉迷于学习，学习使我们快乐，学习带来愉悦，学习带来成就感。管老师，他真的可以让我们爱上学习、爱上作文。

写完的本子和出版的《周报》我们收集起来，分别以学期和学年为单位装订成册，此刻它们就放在我书架最醒目的位置，偶尔拿下来看看，就能将我拉回童年岁月。当年管老师说这些东西得等上一段时间我们才会知道它的价值。的确如此，那是一段时光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遗憾的是我进了初中以后再没坚持下去，丢失了好多值得记下的事。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语文这门学科。这事在管老师那里得到了纠正，不单单我，整个班的同学都把语文课当成是最重要的学科，毫无怨言地去完成每一项任务，总觉得管老师是有魔力的一个人，能够让一群半大小子们在浮躁的年纪安心学习语文这门在我看来多少显得有些枯燥的学科。

中学六年，我的回忆却只有寥寥几笔。相比于小学五、六年级两年的素材，两年的记录，两年的《周报》，我衷心建议各位后来的朋友们听管老师的

话，多看一些，多记一些，这些都是你在几年几十年之后回顾人生的最美好的资本，不要贪量贪快，只要记录下来，你就能找回逝去的岁月。“离开管老师自己单飞后，每天多记下一笔，一年就会比不记的人多出 365 笔。”这句话管老师当年对我们说了很多次，可惜我只是记在了心里而没有付诸行动。

如今，坐在大学的寝室里写着这篇零零散散的文章，再看看以前自己留下的文字，不禁感叹时间对我们这帮人的改变之大。我想象不出原来同学的现在模样，却能在字里行间回忆起他们当年的影像，是因为那时记忆太深？或是在一起的时间太长？我不清楚，但我相信这其中大概有管老师陪伴我们的那两年中潜移默化的东西在起作用，不管是或者不是，我都永远怀念那两年跟管大一起的日子。

写到这里，有些尴尬地想起，进入高中后我几乎没再去拜访管老师，但愿管老师不会在我下次去的时候有意见。那时候我去管老师办公室，总喜欢给他续上杯里的茶水。好多事坚持下来才有意义的，话终归只是话，做了才会有它的意义，那好像也是管老师说过的。

管老师嘴里的未来已经成了现状，我也成了当年憧憬的样子，不知那个时候一起做梦的人和那个引领的人又成了什么样子？还是我们互相熟悉的老样子吗？愿管老师永远像教我们时那样年轻，我的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他永远和十一二岁的孩子在一起。

## 序2：小白说

每个人都扮演着多面的角色，江老师眼中，管大是个顾家的好男人；管童姐姐眼中，管大是个慈祥的好父亲；众多学生眼中，管大是个幽默风趣的好老师。管大的教学水平相当高，使我完全改变了对语文的认识，也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写作方面，让我敢写，想写，学会了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管大创办了《班级作文周报》，要在上面发表一篇作文不太容易，要坚持记每日素材，周末选素材中的精华，写成稿子向《周报》投稿。每期《周报》只能发表三分之一的同学的作文，大家铆足了劲去竞争。那时的我认为管大一定是教书最棒的老师，当然现在也这么觉得。小学毕业后，和管大见面的机会一下子少了很多。每个教师节，我都会去看望管大。身边的朋友、老师换了一群又一群，然而管大总住在我心里。我们几个去看管大，我带了一盏小清新的台灯，一个送了把伞，另一个送了个电子钟。送钟，貌似有点那个，管大毫不介意，欣然接受，并泡功夫茶招待我们。

寒假前夕，不知是我们还是管老师提出打赌，一个寒假下来，咱们班的每日素材本，平均每人写掉一个练习本，开学第一周可以没有语文回家作业。完不成的话，开学后的第一周，每天写400字的日记。我掐指一算，每天坚持写素材，每个周末好好写一篇作文，写完一个本子也就是32页挺轻松的。一到放了假，年少贪玩的我宁可看一遍又一遍无聊的动画片，也不愿打开素材本记下寒假的点点滴滴。以往每天都会写几百字，发《周报》上的作文破千字的我，寒假里选择了偷懒。快开学了，离平均值还差好几页。拼拼凑凑，字写大一点，多空几行，勉强进入平均。班里，1个人写了50页，3个人写

45 页，10 个人写了 40 页以上，不少人只写了十几页，统计结果，人均少了 3 页。我们互相埋怨，男生埋怨女生，女生埋怨男生。然而也由此理解了合作、坚持、克制。我渐渐长大，也渐渐明白，成就自己一定要克制自己，越放纵自己就越想放纵自己，也就越来越难以坚持做成事。

高一我休学了半年多。管大来找我四五次，有时在我家，有时在他家，有时在咖啡店，和我一次次地讨论。那年暑假，管大邀我去他家自习，不得不说，那段时间的效率非常高。高二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犹豫了，上学还是辍学我再次难以抉择。管大跑到我那里，和我聊了五六个小时，劝我回校读书；第二天早上，管大又拿着分班表来找我。要不是管大的劝说，现在的我大概还无所事事，漂泊在人来人往的街头，迷失在人山人海的都市。管大跟我说，那一年，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女儿管童姐姐考大学，二是我重返学校。一切都恢复正常后，传来了喜讯，管大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出版社为他出了一系列的书，管大送了我一套，我珍藏着。

每天跳绳，每天静坐，每天平板支撑，直到现在，管大还保持着好身材。管大说，韧性，即人的神性。没错，坚持造就人的神圣。很奇怪，桀骜不驯的我，每每见到管大，心便安静下来。野蛮生长，不忘初心。管大既是这初心的唤醒者，也是这初心的守护人。我是这样想的。

### 序3：小黑说

我对管老师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恐怖的名词：校长。当时，也不知谁传的消息，校长要教我们，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校长，多么恐怖的名词！天知道为什么，高年级的我们对校长那么有偏见，也许老师曾经用“校长”来恐吓我们。然而，管老师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自我介绍，马上赢得了我们的心。别说校长架子了，连老师架子也没有。

看到我们班的第一期《班级作文周报》，心里有激动、惊喜，也有害怕、恐惧。倘若自己的名字、作文印在报上，那是多么自豪，我感叹管老师的奇思妙想，期待他接下来的高招。第一期《周报》刊登了上一届学生的话，我们从中知道“管大”这个外号。原先，称管老师为“管老大”，管老师说像黑社会，就拿掉了个“老”字。延续到我们这一届，说不定会延续到下一届、再下一届，一直延续下去。我知道管大上一届学生的许多故事，主要是看了管大出版的书。知道管大出过书，我们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惊喜——自己的老师出书，在我们眼里就和偶像一般。管大说要送我们他写的一本书，以抽奖的形式。几乎整个班的人一天之内都加入基督教去祈祷了。我有幸“中”了一本书，像其他获奖者一样如获至宝，百看不厌。

高年级有许多班仿效我们办了此类《周报》，我还是觉得没我们的好。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班报全是命题作文吧。我们的《周报》，许多人的作文显出了自己的风格。毕业前后，各自的风格越来越张扬，小白、小灰、丁丁、佳佳，还有我，都是管大一手栽培的。因为《周报》，因为写作，一些本无存在感的同学，在大家心中一个个清晰起来，管大的形象也随之在我们心中牢固起来。

管大赞成大家在《周报》上争鸣。谁说得不对写作文反驳，既保护了自

己的声誉，又增进了自己的作文水平。大家作文中的感情就从争鸣中迸发出来，风格也从争鸣中渐渐形成。有一次，管大要求写《我们班的男（女）生》，结果一片批评、埋怨，连着三期全是争鸣，硝烟弥漫，战火四起。也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的作文不再是流水账，而是充满了自己的感情。

管大可谓“什么事都管”，解决的矛盾纠纷比班主任还多——主要是我们喜欢去管大办公室玩，去找管大聊天，聊着聊着有什么事都说出来了。估计全校，不，全市只此一位老师能够让学生喜欢去他的办公室。有一段时间班级里兴起了绯闻，“流言与蜚语齐飞，污言共秽语一色”，班级里乌烟瘴气。大家苦不堪言，又互不相让，不肯吃亏，结果大家都是受害者。女生哭着向老师告状。管大看不下去了，挨个找男生谈话。那段时间管大似乎很空闲，找了许多男生，逐个击破，班主任一学期没解决的事，管大半个月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起先，只觉得管大是特级教师，是我们语文的救星，像许多老师一样帮助我们提高成绩而已。很快我们发现自己错了。管大解决了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多次保护了我们的心灵不受伤害，激发了许多同学积极的人生态度。这大概和他“什么事儿都管”有关系，我又想，这不正是一个老师应做的么？我写过多篇关于管大的作文，管大给我的印象是：不大喜，不大怒，不慌乱，不紧张，不露声色，遇事冷静。我了解管大，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另一个是管大的博客。有一段时间，看管大博客成为我们班的流行，以能在管大博客上提名为荣。管大的博客，成为了同学们争鸣及与管大交流的阵地。

管大说，课上老师，课下是朋友。课后，管大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对管大的印象如此之深，他身上的魔力让我们如此喜欢。

## 目 录

序 1：小灰说 / 1

序 2：小白说 / 3

序 3：小黑说 / 5

### 第一部 儿童

1. 童年 / 1

2. 顽童 / 2

3. 童话 / 3

4. “狡童” / 5

5. 童心 / 6

6. 黠童 / 7

7. 童乐 / 9

8. 童恋 / 11

### 第二部 小黑

1. 小黑 / 14

2. 智斗 / 17

3. 回信 / 21

4. 态度 / 24

5. 较量 / 26

6. 回应 / 29
7. 中计 / 32
8. 重用 / 34
9. 尊重 / 38
10. 赢家 / 42
11. 方向 / 45

### 第三部 小白

1. 小白 / 48
2. 外号 / 50
3. 绝交 / 52
4. 琢玉 / 56
5. 沟通 / 60
6. 认错 / 64
7. 焦点 / 67
8. 形式 / 71
9. 文心 / 74
10. 拒绝 / 77
11. 屡败 / 80
12. 修正 / 82
13. 留信 / 85

### 第四部 小灰

1. 小灰 / 88
2. 目标 / 91

3. 眼泪 / 94
4. 道歉 / 100
5. 情绪 / 103
6. 友谊 / 107
7. 委屈 / 109
8. 平反 / 111
9. 激励 / 113
10. 优胜 / 116

## 第五部 教育

1. 火种 / 120
2. 折腾 / 121
3. 诚信 / 123
4. 奋斗 / 128
5. 尽力 / 130
6. 宽容 / 132
7. 自助 / 133
8. 正直 / 135
9. 珍贵 / 136
10. 王者 / 138

后记：管大说 / 139

## 第一部 儿童

### 1. 童年

每次放学，总有几个学生来我这里逛逛，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临时的。小李子、丁丁翻起了我的抽屉，见里面有糖，嚷着要吃。我死也不答应，死死保住我的宝贝。吵吵嚷嚷的，不知谁，“小李子”的“李”说成了第二声“离”，我说：“啊？‘离婚’的‘离’。”

小李子气坏了，追着要打我。阿杰站出来，替小李子报复，“管”说成了“官”。我将计就计，向小李子求饶：“不打，不打，‘棺材’的‘棺’。”小李子这才也着眼，一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满意足。

丁丁埋怨小李子逼迫“棺”老师。大家却都来了劲儿，孟同学的“孟”变声为“蒙人”的“蒙”，顾同学的“顾”变声为“姑”，“大姑娘”的“姑”。“丁丁”的“丁”，小李子说是“铁钉”的“钉”，我说是“蚊子叮人”的“叮”，气得丁丁要来“叮”我一口。

吵嚷了一阵，各自回家，只留下阿杰。阿杰的字很不错，没好好写，涂改严重，要重写。我笑着将那张撕下的纸，塞他口袋里，说：“这样的作业纸，只能给你当卫生纸。”

阿杰笑着躲开：“不要，不要，我不要卫生纸。”

我不干：“这是你生产的‘阿杰牌’卫生纸，只能给你啊。”

阿杰没急着回家，翻看别人的本子，看出一个我漏批的错，用红笔改了。

我送他一个巧克力糖。他不要。我塞给他，他犹豫了一下：“那好吧，谢谢老师。”

这些没什么意思的事儿，又挺有意思的。童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想起了一位老先生的话：我们的课堂太像课堂，我们的老师太像老师。

我们的教育太像教育了。于是，我们的儿童往往不大像儿童了。

## 2. 顽童

“管老师，阿杰和小威打起来了！”

我从批改里抬起头来，两个小家伙扭在一起，满脸鸡血状。一旁的同学喋喋不休地向我汇报，“小威不好”“阿杰也不好”。同学打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委屈、假委屈的媳妇也有理。法律不能解决道德问题，儿童间的事，很多时候连道德都谈不上。

两人见了我，仍旧不依不饶地扭在一起，这架打得够认真的。我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功能：“别急，等我打开摄像功能，帮你们拍武打片。”

两个人怒气冲冲，一脸的你爱拍就拍，我打赢就成。天正下着雨，地上滑，真打起来，怕要摔跤。我说，你们到干的地方来，打起来也可以精彩些。两人松了手，来到我指引的地点，准备开打。

“慢着，慢着，你看你们，哪像是武打片，简直是地痞流氓打架。你们得请个武术指导。”我让阿远当。阿远善良，折腾不出什么来。一同学又喊：“还要请个导演。”

“导演不就是管老师嘛。”

“管老师是摄像。”

还真缺了个导演，小白喊：“我来，我来。”打架的阿杰、小威也笑着要小白做导演。小白有一手，不过两分钟，领着两演员回来了，说每人三招，包你分出胜负。阿杰冲着小威目露凶光，小威冲着阿杰凶光目露。两人朝我一点头，意思是，一切就绪，可以开拍。事到如今，也只能上了。

“开拍!”

两人刚扭到一起，我一把拦住：“不行不行啊。”

“怎么啦?”两人气愤不过，生怕我要赖，不拍武打片。

“不怪你们，怪我。我的手机蹩脚，像素低，拍出来的画面花了。”两人凑到镜头前，伸出手在镜头前看，果然。小白要去找电脑老师借一台摄像机。我喝住了小白：“电脑老师问你干什么，你说管大要拍同学打架。你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那怎么办呢?

“慢镜头见过吧?”两小家伙点头，进我的圈套了，“速度慢一点，慢镜头那样打，就能拍出来了，这样的武打片也很有意思哦。”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两人用慢镜头打了起来，交手第一招，两人噗嗤笑了，打上第二招，上课铃响了，大家乐呵呵地回教室去了。架散了，一旁的小黑冷冷地从我面前经过，转过身，冲我竖起了大拇指：“管大，高，真高!”

真理只有一条，歪理却有十八条。吵架、打架的人，都抱着自己的歪理不放。你磨破了嘴皮子，碍老师的面，“嗯嗯”装着认你的理，心里并非如此。

儿童的吵架、打架，有的要老师耐心倾听、分析，给出一个仲裁。有的则不用像交通事故那样，仲裁出谁百分之六十的责，谁百分之四十的责。和解了就好，化解了就好，开心了就好。

### 3. 童话

阿远坐第一排，人小小的，字大大的，不是顶天立地，而是上天入地，难看死了。我让他练字，只要一行，写小。阿远愉快地接受了，专心地写，仔细地写，字写小了，却不平整，七高八低的。我偏过头，一脸夸张地叫起来：“呀，你嘴里有钢丝，好可怕!”

阿远笑了起来，告诉我这是矫正牙齿，到六年级牙齿整齐了，钢丝就可

以拿掉。我张大了嘴巴，要阿远看我的牙齿。阿远说不整齐。我说我也要去矫牙。阿远说你大人了，不能矫了。

“哦哦。矫牙也有时间段，过了这个时间段就麻烦了。”我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写字也是这样啊，现在不矫正你的字，中学那就麻烦了。”阿远“哦”了一声，重写了一遍，这次写小了，也平整了。阿远也写出大小适中、上下平整的字了。

“以前我只想着写完作业，才不管字呢。”阿远不好意思地挠脑袋。

“这样写，会吗？”

“会。”

“我不信。”我用激将法，“以前也有学生，写一行，会的；写两行，就写不好了。”

阿远又写了两行，还是小巧的，平整的，好看的。我装作大灰狼，露出凶恶的样子，吼：“小白兔，你死定了。你，每次都要这样写，不然——”我做出一口吞了小白兔的动作：“我‘咔嚓’‘咔嚓’，全撕了，重写！”

阿远笑了，一旁的同学也笑了。

听到我们的笑，小灰跑过来打听。我又演了一遍，大家再笑。阿远刚写的字我塞进了抽屉：“你的美丽的字永远保存在这里了，记住，这就是标准！”我又装出大灰狼的样子，猛地朝阿远扑过去。阿远笑着躲开了，说：“大灰狼，别吃我，我记住了。”

学生眼里，我成了大灰狼，而不是老师，事情就好办了。老师和儿童的交往要通畅，要么老师成为“儿童”，要么儿童成为“成人”。老师成了儿童，儿童就不用成为成人；老师不能成为儿童，儿童只好踮起脚跟，装出成人的样子。

百慕大海区的飞碟事件、百慕大最怪异的事件、百慕大最神奇的力量、百慕大水底的怪事、百慕大的死而复生现象……这些人类至今无法揭秘的未知世界，学生好奇，惊奇，兴趣盎然，一说“百慕大”，教室里马上安静

下来。

我跟学生约定：早上到了班级，教室里是安静的、学习的，早读课我就给大家讲《神秘百慕大》；教室是吵闹的、不学习的，不读。《神秘百慕大》吊起了不少人的胃口，纷纷向我借。我一个也不借。好几个去图书馆借，也没借到，我心里乐着呢。

一天，阿杰跟我说，他已经在新华书店订了。没几天，阿杰真拿来一本《神秘百慕大》。我叮嘱他，暂时不要拿来，在家偷偷看。阿杰笑着答应了。我不放心。阿杰伸出右手，我也伸出右手，大拇指和大拇指、小指和小指搭在了一起：“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中午，有人向阿杰借《神秘百慕大》。阿杰死也不答应：我跟管大拉过钩的。

一些书画家，后期作品天真烂漫，充满童趣。一个小学老师，教到自己天真烂漫，充满了童真，那基本上也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优秀作品了。

#### 4. “狡童”

早上，有人来得早，有人来得晚。早的7点就到了，晚的8点才来。我调查了一下，大都在7:40到。7:40前，没几个人，班里闹不起来。7:40后，人多了，教室里嘈杂起来，想看书的都没个安静。约定好了，早上7:40，齐读课文。后到的，放下书包拿出书，陆续加入。读完语文书，读配套读物，读古诗文……

小李子、丁丁负责齐读。走到门口，听小李子对丁丁说：“小丁，开读了。”

我故作惊讶：“哎呀，小李子，那我们该叫你老李啦。”

大家都笑了。小李子说：“那怎么行，我爷爷才是老李啊。”

“你爷爷是老老李，你是老李。”

几位刚来的同学，还没拿出语文书，我一个个喊：“老庞，快拿书”“小